



书海观澜

品尽人间烟火色 观遍万事岁月长

——忆一生献给儿童文学事业的高来沸先生

陈国众(新乡市)

认识先生是在1989年的春天。那时,高来沸老师是报社编辑,因为我的一篇文章稿子,征求他的修改意见。一见面,老师和蔼可亲,他对文章认真细致的负责精神深深地打动了我,令我刻骨铭心。在此后30多年的创作生涯中,老师成为我的导师和学习的标杆。

称高来沸为先生,一是他是我文学道路上的提灯者,时刻照我前行;二是长期读他的作品,滋润我的心灵世界,使我健康地成长。

去年冬日,与朋友小聚,闲谈之余,看到朋友办公桌上摆放着高来沸先生的几本书,有寓言童话集《我要的是葫芦》、杂文集《敢遣春温上笔端》、科学寓言集《牵着冰山的鼻子走》、智慧故事《寻找智慧金钥匙》,以及他总结自己一生的《高来沸自传》。经朋友同意,我用报纸工工整整地包好,拿回家拜读。一路上欣喜若狂,终于有机会系统地品味先生的文字墨香。

经过几个月的仔细阅读,我内心十分激动。激动的是我又一次在先生的作品里得到文化的滋养,受益匪浅。重温每一篇文章,让我的心灵又一次开启岁月的旅程,生命质量又一次得到提升。

有一个人种了棵葫芦。葫芦开过粉嘟嘟的小花,结了米粒大的一个小葫芦。谁知葫芦叶儿上趴满了黑压压的蚜虫。种葫芦的人并不理会这些,他两眼直瞅着那小葫芦笑嘻嘻地说:“我的小葫芦,你快长呀,长得要像大西瓜一样才好……”别人问他:“叶上的蚜虫怎么不治一治呢?”他毫不介意地说:“什么,给叶儿治?嘿,我要的是葫芦,并不是那些叶子!”没几天,蚜虫把葫芦叶子吃光了,葫芦苗儿也死了,米粒大的小葫芦也黄了、落了。

这是先生1959年发表在《少年文艺》第4期上的一篇寓言。

百余字的小故事却说出了大道理。学生读后懂得了叶子和果实是紧密相连的,没有叶子的茁壮成长为果

实的生长输入养分,果实就不能健康成长,也就没有果实的成熟。这则寓言被选入人教版小学语文二年级课本,从1978年采用至今已47年,启迪了数亿孩子的心智,见证了几代人的成长。虽然数十年来小学语文教材中的课文不断变换,但《我要的是葫芦》却得以一直保留。

葫芦所蕴含的道理,可以概括为对过程与结果、细节与整体的辩证思考。葫芦是一种生动的人生,和谐共生,道法自然,上善若水,万物相连。

小中见大,石头开花;砖头讲话,滋润童心。小道理大智慧,潜移默化,启迪心智。载于1982年第2期《中国儿童》的童话故事《三个小雨点》讲述了三个小雨点起初不同的想法。它们分别要落在那辆手推车的面粉袋上、老爷爷的头上、小姑娘的鼻尖上。与三个穿雨衣的红领巾哥哥、拿雨伞的红领巾姐姐、戴草帽的红领巾学生的不同做法相对比,体现了孩子们善良的本性和助人为乐的精神。此篇童话多次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“小喇叭”节目中播出,并入选《孙敬修爷爷讲故事》等书。

还有原载《北京日报》被译为英文出版的《蘑菇伞》,获得河南省第一届儿童文学作品创作奖的《小牛和小鸡》,获得中国寓言研究会优秀作品集、入选《中国佳作寓言选》的《穿山甲的骗术》,入选《当代中国寓言大系》的《什么东西最好吃》,入选《优秀童话寓言选》的《公鸡不骂了》,入选《百家寓言选》的《桶板和桶箍》等百余篇寓言童话,通过生活中的小故事讲述大道理,一直成为后人学习的榜样、成才路上的伴侣。

读先生的寓言,懂得善良是一种智慧;读先生的童话,体味人世间的的美好;读先生的故事,看尽人间烟火。

“早在两千多年前,司马迁就说过,智者千虑,必有一失;愚者千虑,必有一得。一个人认识事物是有限的,不可能风光全部占尽。所以小人物也有卓

识。”读先生的《敢遣春温上笔端》杂文集,可以纯洁灵魂,启迪智慧,学习做人的方法,去除生活中的牵绊。

《正直品德最可贵》《良知时代的呼唤》《一剂治虚症的良药》等杂文,读来发人深省。在信息快速发展的今天,如何让自己成为优秀者,仍有不可估量的指导意义。

《牵着冰山的鼻子走》是一本科学寓言集,200多篇寓言故事为青少年提供了一个探索与思考的空间。

《井蛙的新见识》《马为牛讨公道》等科学寓言,也从不同角度讲述了生活中的小故事,让人思考,给人启迪。

智慧是人生的瑰宝。《寻找智慧金钥匙》文集从人类的文明史探索了智慧的创造史,用丰富生动的语言让我们从160个古今中外科学家的生活故事里得到启迪。

《一个感动全球的故事》讲述了德国一位身怀绝技的工程师斯坦因曼思的故事。20世纪初,德国经济萧条,斯坦因曼思到美国一家小工厂谋生。美国福特公司一台电机坏了,公司许多工程师都修不好,有人推荐斯坦因曼思。他到福特公司蹲在电机跟前聚精会神听了几个小时电机转动的声音,经判断是线圈多绕了16圈,去掉多余的线圈后电机正常运转。福特公司对他的高超技术给予高度评价,总裁给他万元酬金奖励,并亲自邀请他加入福特公司。斯坦因曼思说:“目前,我还不能离开那家小工厂,因为那家小工厂的老板在我最困难时帮助了我,我不能忘恩负义啊!”朴实的话语让福特公司总裁深受感动。斯坦因曼思既身怀绝技,又拥有美德,受人尊重,令人敬佩。

先生的作品,读来可以说是一次深情的人生旅行。先生的文集略显古朴却又不失雅致的封面,触动了我的心弦,仿佛有一种莫名的力量吸引着我,让我迫不及待地翻阅了这几本书,一探究竟。

先生的文字,如同他笔下描绘的寓

言故事一般,既深邃又广阔。他的笔触细腻而富有层次,每一个字、每一句话都经过精心雕琢,既不失文学的韵味,又充满了童年生活的气息。在阅读的过程中,我仿佛被带入了一个又一个童话的世界,那里有欢笑、有幽默,有哲理、有初心,更有对生命无尽的探索和思考。

先生的作品,不仅仅是对生活的简单记录,更是一种对人性、对社会、对自然的深刻洞察。通过文字,他将那些看似平凡却又充满哲理的故事娓娓道来,让读者在轻松愉快的阅读中,不知不觉地领悟到人生的真谛。他的笔下,既有对美好事物的赞美和向往,也有对现实问题的批判和反思。这种平衡和深度,正是他作品的魅力所在。

读先生的作品,让我感受到了文字的力量。通过文字,他将那些难以言说的思想和情感,化作了可以触摸、可以感知的实体。在阅读的过程中,我仿佛与作者进行了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,感受到了他内心的热情和智慧。这种体验,让我对儿童文学有了更深的理解和认识,也让我更加珍惜每一次阅读的机会。

此外,高来沸先生的作品还让我学会了如何更好地观察和思考生活。他通过细腻的笔触和深刻的思考,将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事物赋予了新的意义和价值。这让我意识到,生活中处处都有美好和哲理,只要我们用心去感受、去思考,就能发现它们。

总的来说,读高来沸先生的作品是一种享受,也是一种成长。他的文字不仅丰富了我的精神世界,也让我对人生有了更深的理解和感悟。

先生离开我们已近两年,但还有许许多多的人在阅读他的作品,与他谈心,共话世界的那份温暖。同时,我也期待着有更多的人能够走进高来沸先生的文字世界,感受那份独特而深刻的文学魅力。

之际,一位长垣友人总会邀约品尝黄河鲤鱼。《诗经》有云“岂其食鱼,必河之鲤”。《厨王》牛长远奉上那道鱼跃吃,更让我增加了对黄河鲤鱼的憧憬。倘若运气好捕住两条,必定是一条糖醋一条红烧。一块鲜美的鱼肉滑入喉间,酸甜辣咸与柴米油盐百般滋味,咀嚼不够。嘉靖年间的《长垣物产志》记载“黄河金鲤鱼,味冠中州”,也难怪一条鱼能游进紫禁城,跃上国宴席。

至今,清晰记得与他首次会面的那句话,“你我皆是一条鱼,你逆流而来,我洄游而归。”他十几岁,只裹一个单薄的包袱闯荡风雨,爬过高塔,跑过销售,积攒了一些渠道和经验后,决定回来自己干。是啊,我和他,不都在努力寻找适合自己“产卵的水草窝”吗?

历史洪流中的长垣,在卫、魏、陈那以及冀豫、汴安濮之间流离摆渡,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,才在新乡港湾里停下了颠沛的征途。长垣,又何尝不是一条洄游的鲤鱼!在经济浪潮里不断辗转,凭借着把勺子调配着日子的滋味,一把锤子校准着攀爬的刻度,一把剪刀裁剪出云一样的未来,一把刷子粉饰出一幅锦绣蓝图。众多的追梦者希望从不同的剖面,解构长垣模式背后的密码。而我,则顺着文化的脉络,探寻它的根部伸在何处,汩汩作响的汁液又流向何方。

伫立伊尹像前,他与汤关于“调和鼎鼐,安邦治国”的对话,仿佛从春秋顺流而来,清澈地穿过我的耳鼓。烹饪博物馆的青铜鼎里,似乎跃动着3000年前鲤鱼激起的浪花。轻轻触摸着婆罗纹的铜绿,脑海里却浮现出锁链叭哒金鲤化龙涛毒蛟的场景。远行前,当地人还有古渡捡贝的传统,说是带上鲤娘的玉纹佩,风大浪急犹记自己仍是长垣人。传说不再是尘封在民间的旧梦,而是走进现实的亮光。它隐喻着本地文化基因里的双螺旋,一条指引着搏击风浪的航程,一条标记着精神原乡归返的北斗。

酒酣情浓,兴致阑珊。返程时,看到长垣高速路口仿佛飞起了两只巨大的鱼鳍。闪着金黄鳞光的车辆川流不息,好像一条条黄河金鲤,正编织着一幅崭新的“洄游图”。

榴花



有感而发

流光知味

刘书成(新乡市)

漫天风沙中逃荒者蹒跚的身影。苦难,既能催然一个灵魂,也让延津将一块面团摔打成自己独特的地理图腾。

道光年间,县志记载城关的炉饼摊多达48个,那无疑是延津版的“清明上河图”。21世纪初的延津,火烧摊已遍布市井街巷。那时,北干道上的长途汽车站仍在。候车期间,我习惯买个火烧来充饥,一个火烧便能饱腹一路。我与打火烧的老崔也逐渐相熟,他每天基本能卖一袋面的火烧,从清晨站门扭动钥匙开始,直到深夜最后一个旅客离去结束。一帮帮忙的是他偏瘫未愈跛着脚的老婆,即便再累她都能挺得住,“我要吃药,大儿等着盖房娶媳妇,小娃儿还要上大学。”她的絮叨里听不出艰辛的哀伤,反而让我感受到一种弹簧般的倔强,无论承受多大的重压,都会顽强地反弹。

我想,他们定是从“猛犸慢醒,猛犸慢神”的火烧制作技法中,悟到了生活的真谛。每当我跑累了,走倦了,甚至跌倒在地,不由自主想起迎着寒暑打火烧的老崔夫妇,咬上一口焦香酥脆的火烧,顿时感到一股风灌进胸膛,心中那青蓝色的火苗也烧得更旺。

《温故一九四二》提到“延津人饿死不离沙窝”,如今,曾经的黄沙窝变成了中原农谷的粮米川,蒙金土磨砺了延津小麦坚韧的筋脉,沉淀在茅台的琼液里,也走进了国人的厨房。这便是延津人骨子里的倔强。在大平调的高腔亮嗓里,可以听到这种倔强;在野厂、原屯抗日枪声惊醒的曙光里,可以看到这种倔强。如果说陈玉成在延津英勇就义,是历史的一种偶然,那么肖思远血染喀喇昆仑,则一定是黄河故道长久锻造出的必然。

北上的刘跃进,西去的杨摩西,他们行囊里装没装着几个火烧,我们不得而知。但归来的牛爱国,想必会在东街菜市场里狼吞虎咽地啃上一个火烧。因为,对于每一个喝过黄河水、咽过黄河沙的人而言,这是心灵皈依的宇宙终点。

烩面滋补清欢

一碗烩面在母女救唐王的传说里冒着热气,1500年历久弥香。传说依然鲜活,高宗命名的仁村堤,至今仍守候着黄河不息的涛声。我曾特意前去探访,这是黄河岸边极为普通的一个村

庄,如同原阳烩面一般,只有真正走进它的内部,或让它走进你的内心,才可深切体会到那股子温善仁厚。

从故土到异地的前一个月,我的胃适应力十分脆弱,弱到三分饱就难以承受。医生诊断为水土不服外加逆流性食管炎,建议我尝试一下原阳烩面。在城关排桥头的临街小店里,我第一次走近它。那汤,是羊肉骨髓熬至精华萃尽的浓;那白,是羊脂般温润,晶莹剔透又如心底澄澈的醇。再撒上一把青绿的香菜、蒜苗,浇上一小勺子辣椒油。一碗烩面下肚,我那笨重的胃如同一只被驯服的猫,慵懒地卧在墙根下沐着暖阳。

在黏稠的时光里,我如同被风街来的一粒草籽,遇雨生发,结婚、生子、成长。当岳父岳母把他们最疼爱的小女儿交到我手上时,我拿不出一分钱的彩礼以及一个像样的住处。是单位的同事和朋友操持了我的婚礼,连酒席钱都是他们帮助凑集的。婚后有孩子,有时迫不得已,只好将儿子托付给邻居,而她清扫大街已劳累了一天。等我深夜归来时,儿子早已在她温暖的臂弯中,发出安详的鼻息。

20多年来踏出的每一个足迹里,都少不了那些直抵人心的慰藉与无需回报的帮扶。我深知,《诗经·大雅》“投我以桃,报之以李”的诗句,首先从这里传颂开来,可我又有什么作以回报呢?仁善并不需要刻意装点,就像烩面只需一撮青翠点缀。我只能把心意与感激,悄悄地掩藏在桥头的面馆里和一碗烩面那温暖的汤锅里。

我深信那个传说是真的。柳毅传书、唾面自干、张良拾履、陈平分肉、克己之仁……这些散落在太行石缝里、黄河浪花里的典故、传说,无一不闪烁着仁善宽厚的光辉。倘若将这些片段、碎瓣拼接起来,则构成一个烙着新乡胎记的精神矩阵。如此以来,便不难理解,全国道德模范、感动中国人物何以在新乡灿若繁星。如果把一碗烩面视作这个精神矩阵上一粒发光的量子,那么,它纠缠出一个庞大的预制菜谱系,又有何不可能的呢!

金鲤洄游龙门

多年来,每逢小浪底调沙闸门起落



往事如歌

高中时见到柏杨先生回母校

杜毅文(新乡市)

蛇年春节前到辉县百泉宾馆参加一个活动。会议间隙,我转到后院的碑廊,看到很多国家领导人和各界名人的墨宝。忽然发现一通碑刻居然是台湾著名作家柏杨先生留下的,上书:“离乡四十年,今日归故土;百泉水如昔,情谊垂千古。”后边落款是1988年11月。这一下勾起了我的回忆,因为那时我正上高二,还真的见到了柏杨先生。

如今说起柏杨,除了文学圈,知道的人不多,但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,他可是享誉海峡两岸乃至整个华人圈的著名作家。他的《丑陋的中国人》一书你可能没看过,但你可能听说过。

柏杨先生回老家那年,我正赶上高二分文理科,纠结再三我还是选择了文科。班里除了七八个是高一的同学,其他大都是新面孔,不过那时年轻活泼,很快便与同学们熟悉了。后来,听一个女生说她姥爷(也可能是舅姥爷)是台湾的大作家。我不太相信,一个县城的普通女孩能是大作家的外孙女?再说真有这样的亲戚,你还是在我们这个普通的高中上学?女孩笑笑也没过多解释。

开学不久,我跟班里几个热爱文学的同学搞了个文学社,开始写诗、写散文、办文学小报,忙得不亦乐乎。作为文学青年,我们自然得多读优秀的文学作品,还要讨论时下的著名作家。有一天语文老师对我们说,台湾著名作家柏杨就是我们辉县二中的校友。这一下子,班里炸了锅:没想到,我们学校还出了一位大作家!老师把从图书馆借来的《丑陋的中国人》让我们传阅。那几天,除了上课、睡觉就是传看这本书。那辛辣的文笔、反讽的语气颇有鲁迅先生的文风,让我们大呼过瘾,文学社里有几位“诗人”居然要立志改写杂文了。

就在我们对柏杨顶礼膜拜的时候,又一个消息传来:柏杨先生要从台湾回乡探亲了!

我们商量赶紧出一期向柏杨先生致敬的文学小报,届时想办法传递给他,最好学校能让我们作为小记者亲临接待现场。遗憾的是学校领导对我们的诉求直接选择忽略。心里不服气,但也不叫屈,毕竟我们班主任都没有这个待遇,也只是站在教室外的走廊里。而我们这些学生,只能乖乖地坐在教室里,不准喧哗,更不能翘课。

柏杨先生回母校那天在11月份,已是秋末冬初,好像是个下午。我们都挤在教室的窗边,一颗颗心跳动得格外剧烈,仿佛每一次呼吸都带着一种难以言喻的期待。校园的树叶、竹园的竹子都在微风中轻轻摇曳,仿佛也在为这一刻增添几分期待。

“来了!来了!”有人轻轻叫了起来。果然看到一群人沿着百泉河桥从东往西走过校园。其中一个戴眼镜的高个子男人分外显眼,下午的阳光照



乡情乡韵

看戏

王庆云(封丘县)

我们家年年都被选中,总是管两个人的派饭。爷爷是个讲究人,一生豪爽大气。奶奶从我记事起就很少去田里,总是围着锅台,变着法子去改善伙食。我们家十几口人,在那个年代日子过得还算殷实。农村人实在,哪个管饭的人家都是拿出最好的吃食。攒下的鸡蛋,藏在油罐里的腊肉,炸得酥焦的花生米,水灵灵的时令蔬菜,再不济也得备上四个菜、薄酒一瓶,人家喝不喝都得备上。

每天饭快做好时,每家就开始派人去请演员。我们家这个任务总是落在我肩上,没人跟我争。小时候家里人多,吃饭是分开的,我和爷爷一桌,伙食比家里其他人要好一点,桌上添一个花生米,家人还吃杂粮时只有我和爷爷吃白馍。所以我请来的客人,照例只有我和爷爷作陪,其他人不能上桌。请谁来全看我的!其实那个唱穆桂英的姑娘,不但长相俊美,唱得也好,是我最想请的人,只是我们家离村委大院远,我从来没有抢过这名姑娘,总是我去时她已被别人请走了。

儿时的看戏不在戏里,心思全在戏外。那个热闹的戏台,那段幸福的童年,那些欢乐的往事,温暖了我的生活,也支撑了我后来磕磕绊绊的日子。一抬头半生已过,再回首几度春秋,后来待到再看戏时,我关注的就是剧情了。一出戏一个故事,一幕剧一卷历史。登眉淡淡兰花指,风月梨园醉青衣。台上的戏如人生,台下的人生如演戏。

那时的剧团吃的是派饭,唱三天大戏,从白天晚上到达开始,村里就安排招待的人家,通知哪一家管几天人的饭,管几天,不固定人,只看人数。轮上管饭的人家都很荣幸,尽力招待好远方的客人。